

尼采原著
高寒譯

尼采
選集

看 哪 這 人

文通書局印行

尼米原著
高聖譯

愛
看
哪
這
人

大連書局印行

著名學文界世

集選采尼

人 這 哪 看

著 原 采 尼

譯 寒 高

Ecce Homo

by

F. W. Nietzsche

行 印 局 書 通 文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貴陽初版

世界文學名著看哪這人 一冊

Ecce Homo

筑版點元白報紙本

定價國幣陸元

(印刷地點外酌加運費)

原著者 F. W. Nietzsche

譯述者 高 寒

發行者 華 問 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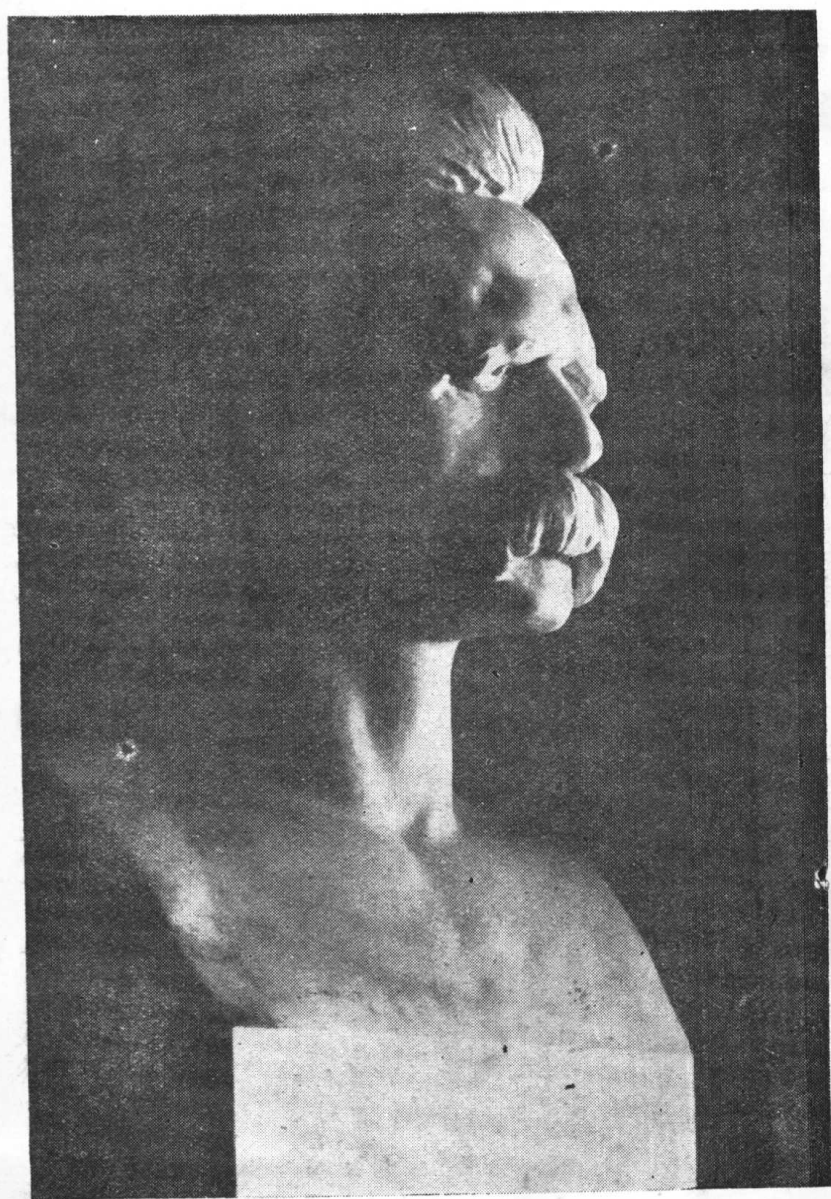
印刷所 文通書局貴陽印刷廠

重慶 成都 貴陽 昆明

發行所 文通書局

廣州 上海 長沙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看哪這人」譯序

—F. W. Nietzsche: Ecce Homo

當近代社會開始暴露了腐敗和虛偽，有着不可挽救的衰頹的徵兆，這時，幾個生命的巨人，各從生活的不同的背景，研究的不同的觀點，發抒了各有各樣的對於新社會的要求，——這就是各各發抒了對於新時代的預言。

譬如地主宗教家的托爾斯泰，懷着對於農村社會的和平樸實，相愛互助的憧憬，走到了人道主義的新宗教主義。應用了費爾巴赫以來的辯證法，研究了英國當時的工業結構的馬克斯，——發掘了現代文化現代社會的朽蛀了的根荪，知道現代文化，現代社會之必然毀滅，新的歷史，新的人類，必然產生，這就走到了科學的社會主義。

但在尼采，他是音樂和藝術的愛好者，更富於稀有的想像和熱情。他將他的希望和理想，投射得更高，也投射得更遠，——那有甚麼關係呢？反正人不是一種目標，人乃是一種過渡，一種橋梁，他教我們走着這橋梁，這高撐在巨壑絕巔之上的一根繩索。由毀滅到創造，經過戰慄和鬥爭，渡到更遙遠的未來，光明的未來，那偉大的「日午」！

我就是以這種精神，這種意味，而賞味了尼采。事實上，他也幫助了我在死和黑暗的嚴肅與無助中，度過了一段絕望和幻滅的生活。

所以，我以爲任何執着現實的解釋，與任何的歪曲和利用，如謂尼采爲心理的不健全，或貴族主義，法西斯主義之類的云云，都是淺薄鄙悖，與尼采無的，不足置辯。

在中國，一切正在變動之中，介紹或研究尼采，亦祇能強調了尼采對於時代的叛逆性、革命性、乃至進步性即得。

誰能說少壯時之攀登絕壑奇峯，與壯年以後之踏入現實的人境，其間不會是一種一貫的精神或一致的企求呢？在思想的歷程上，也正有着多少的絕壑奇峯，和現實的人境！觀於高爾基和魯迅初期的文藝生活，皆曾醉心於尼采，而仍不失爲時代的先驅者，即可約略知道其間的消息。

在尼采，他的生活，是南歐意大利的山嶽高地的生活，他的書，是山嶽高地的書，是「高空的書」。人間遙遠地在他的下面，據說距離是有「六千呎」。所以，他遠離了人間的現實，這是他自己也說過的。

他所給與人間的，祇是雲端上五彩燦爛的虹彩，描畫在遠處的光明和希望，與行走在「山峯與山峯」之間的一種冒險前進的精神。還在功利的稱盤，和世俗的法碼上，當然是

不會被認為有分量的。

所以，在一方面，認定他是現代社會的解脫者，——是德意志和德意志文化的敵人，是資本主義社會最深刻的侮蔑者，是基督教的最大的叛徒，在另一方面，却預言了超人，企望着超人的社會，這或者可免於尼采之被過度的輕蔑和利用，和讀者之易於陷入於偏狹和詭病。

不能從現代社會解脫，跌落在腐惡的爛泥塘裏，絕望苦痛，凌遲至死的，則是波特來爾。所以，尼采謂波特來爾為頹廢派的典型。他便是波特來爾的對立者，雖然也是波特來爾的最深刻的理解者。他之後來和瓦格納絕裂，那重要的原因，據他的自白，那是因為瓦格納衰頹了，虔敬了，德意志化了。

記得屠爾格涅夫，曾經以漢姆來特與唐吉阿德作論題，解說了現代社會的兩種典型人物。以實例說出來，則波特來爾，據我的看法，正是前者的典型。尼采則是後者的典型。征服了自己的疾病，抗拒着可詛咒來醜惡的環境，而不斷的與現代文化的風車挑戰，和角力的基督教的野牛相搏鬥，這不儼然是一個思想史的唐吉阿德麼？

但是，我為甚麼又更執着這種現實的具象的解釋呢？「詩人太說謊了，——有時查拉斯圖拉也迫得不能不做一個詩人！」所以說尼采有着唐吉阿德的精神，為甚麼不說他有着

瓊維斯德和沙德爾的飽滿健壯的呼吸和靈魂！

高寒，一九三二年，九月。

自序

一、

看到了我對於同時人提出的最偉大的要求，不久必然會使我與我的同時人對立起來的這事實，似乎不能不由我來說出了我是甚麼人。因為，在事實上，這當早已爲人所熟知，我並不許可我自己『無見諱』。但人們對於我不聞不知，這已說明了我的工作之偉大，與我同時人之渺小，其間有着巨壑鴻溝。我在我自己的確信中生活，——或者那僅是一種成見，假定我還全然活着。一切我所不能不做的事，就是對夏天來訪阿柏。恩格頓（註一）的任何學者們說，使我知道我不是活着。在這種情況之下，說着下面的話是一種義務，我的習慣的尊嚴和我的天性之於高所不屑的一種義務；聽哪！我是這樣的一個人，別將我和別的任何入混淆了！」

二、

例如我不是一種怪物，一種倫理的妖怪。那是真的，我的本性與自來被尊視爲道德家

的類型，正相對比。但在我們之間在我看來，這正是一個足以驕傲的理由。我是哲學家德阿尼西斯（註二）的信徒。我寧願做半人半山羊人牧神（註三）先於成爲一個聖人。但是我僅僅要求你讀這本書。或者在這裏我能夠在一種和悅面親愛的態度之中說明了我們之間的對比。除此以外，這著作可以說沒有別的目的。

。我期許我要完成的最後的一件事乃是『改進』人類。我沒有建立新的偶像；我祇是要舊有的偶像知道了甚麼是有着泥土的意義。推翻偶像（我給與理想的名稱），好像更是我的工作。當我們發明了理想的世界，我們同時也貶斥了現實的評價，及其意義和真實。：『真世界』和『幻世界』——實言之，即虛構的世界和現實。……自來理想之謊言，總是現實之詛咒；由於它，人類最根本的本能，成爲虛僞和空妄，所以最反於人類的繁榮，未來，和未來的權利的那些評價，反得到人們的崇拜了。

三、

能呼吸我的著作的空氣的人，必知道那是高空的空氣，那是爽朗的空氣。爲呼吸那空氣，人必須鍛鍊，否則，森寒之危險，是不小的，冰雪逼近，寂寞可怖，——但萬物如何寧靜地在太陽光中！呼吸多麼自由！感覺多麼安適！哲學，如同自來我所理解，我所經驗

的，乃是自願引退於高峯和冰谷，——探求存在中的一切罕奇的，和可疑的，自來爲倫理所嚴密禁制的問題。經過了長久的經驗，從這樣禁地中遊歷歸來，我看出人類倫理化和理想化的原因，與普通所想的絕對不同。哲學家的祕密，他們偉大名聲的心理，已啓示給我了。一個心能支持多少真理？它敢於冒多少真理的險？這些問題漸漸地已成爲我的重要的標準，錯誤（對於理想的信仰）並不是盲昧；錯誤乃是怯懦。一切征服，一切知識的進步，都是勇敢，是對自己嚴刻，對自己潔淨的結果。我並不否認理想；我祇是在理想之前，戴上手套。於禁制中發光輝（*Nitmur in Yekum*）由於這個表徵，我將戰勝；自來最被嚴密禁制的總是真理。

四

在我的著作中，查拉斯圖拉佔一個特殊的地位。我以那東西給我的同時人以空前偉大的贈禮。這本書聲音響徹了千古，不單是世界上最高邁的書，山岳空氣之最真實的書——人類萬象遙遠的在它之下，——亦且是最深徹的書，從最深的蘊蓄中產生；是一種永不枯竭的泉水，沒有那桶放下去，不能滿溢着黃金和珍寶上來。這裏說話的不是『先知』不是疾病和求權力者的可怕底混合種，即人們所謂的宗教家。人如不自願蒙閉其知慧，則對於

發自查拉斯圖拉之歌，——鷹鵬之歌，——必須給與適當的注意：

『最寧靜的教言激揚了暴風雨。鴿子之足生出的思想會支配了全世界。』

『無花果從樹上落下來，它們是佳美而甜；在落下時，它們的紅皮破裂了。我便是紅熟無花果的一陣北風。』

『朋友們啣，這些教言降給你們也如同無花果一樣：因此吮吸着它們的汁，和它們的甜實罷！四面都是清秋，是澄明的天宇，且是午後。』（註四）

這裏不是夢想家在和你說話，這也不是一種『教條』；這裏並不要求信仰。我的言語從無限豐饒的光輝和最深的快樂中，一滴一滴流出，——悠緩而有節度。這祇是超拔的人們的東西，聽者是無比的特權；並不是凡喜歡的人都可以聽到。那末我們不是要說查拉斯圖拉是一個引誘者麼？……真的，當他第一次歸於他的孤獨，他說了些甚麼呢？恰與任何『先知』『聖人』『救世主』或別的頹廢者所說的相反。……不單要言語，他的本身也就和他們不同。

『我現在要一人獨行了，我的弟兄們！你們現在也離開我，並且孤獨！我願意你們如此。』

『真的，我勸你們：離開我，並提防着查拉斯圖拉！最好以他爲可恥罷！或者他欺

騙了你們了。

「明智者不單是能愛他的仇敵，也要能夠仇恨他的朋友。」

「人永遠做一個弟子，非所善報於師。爲甚麼你們不奪去了我的花冠呢？」

「你們尊敬我，但假使有一天你們的尊敬的對象場陷了呢？提防着恐怕一尊石像要壓碎了你們！」

你們說你們信仰查拉斯圖拉麼？但查拉斯圖拉算甚麼？你們是我的信徒，但一切的信徒算甚麼？

你們還沒有寬到你們自己，於是你們寬到了我了。一切的信徒都如此；因此一切信徒都少有價值。

「現在我吩咐你們丟開我去發見你們自己；祇是當你們拒絕我的時候我再轉來。」

（註五）

F，尼采。

（註一）阿柏·恩格頓（Ober-Engading），地名，在瑞士境。——譯者

（註二）德阿尼西斯（Dionysus）古代希臘奧倫比亞山上司農業，植物之神。其後又轉變爲頒給葡萄與葡萄酒之神。希臘人每年以暢飲、歡娛，歌舞之典禮祀之，亦稱酒神。希臘的戲劇，就

是從這種祀典發展出來的。——譯者

(註三) 牧神 (即沙陀爾——Satyr)，德阿尼西斯的從者，爲割田地與森林之神、人形、牛耳、牛尾、山羊身體。——譯者

(註四) 查拉斯圖拉如是說，第二部二十四章。——譯者

(註五) 查拉斯圖拉如是說，第一部二十二章。——譯者

題 詞

在這完滿的日子，萬物成熟，不單是葡萄成爲紫色。一道陽光照臨我的生命：我前瞻後顧，我自來沒有見過這多佳美的東西。我今天埋葬了我的四十四年的光陰，不是徒然的了；我有這權利，埋葬了它，——它的生力已被保存且將不朽。第一等的著作，一切評價之新估，查拉斯圖拉之歌，偶像之遲暮等，（註一）我的以錘擊作哲學思考的企圖，——這些都是我今年的收穫，尤其是在今年的冬季，——我怎能不感謝我的全生命呢？

所以我對我自己述說這生命的歷史。

（註一）一切評價之新估（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查拉斯圖拉之歌（The Songs of Zarathustra）——按即查拉斯圖拉如是說）：偶像之遲暮（The Twilight of the Idols）——

譯者

目 錄

「看哪這人」譯序

尼采像

自序

題詞

我爲何如此智慧 …… 一

我爲何如此明澈 …… 一九

我爲何寫出如此卓越的著作 …… 四五

悲劇之產生 …… 五七

非時之思想 …… 六四

人類，太人類了 …… 七一

白天之曙曉 …… 七九

快樂的智慧 …… 八三